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柳树发芽，是春天到来的信号。春风中的柳丝鹅黄嫩绿，近看杨柳青青，远赏柳色如烟。

关于杨柳的得名，民间一直流传着一段趣事。相传，公元605年，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，采纳大臣虞世基沿河栽柳的谏言，亲自种下柳树，并御笔亲书把自己的姓赐给垂柳，曰“杨柳”也。就这样，杨柳便有了皇家的族姓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《隋堤柳》一诗中亦有句云：“隋堤柳，岁久年深尽衰朽，风飘飘兮雨萧萧，三株两株汴河口……大业年中炀天子，种柳成行夹流水，西自黄河东至淮，绿阴一千三百里。”记录的便是这段盛景。

不过，这终究是传说，“杨柳”本就是柳树的古称，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杨柳的依依之态和人们的依依惜别之情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，使“杨柳”这个意象开始注入了惜别之情的蕴意。尽管历史早于传说，但隋炀帝赐姓的故事，还是让“杨柳”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后世文学与生活意象的重要叙事源头之一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，杨柳于灵动从容间，成为阳春三月最夺目的风景，呈现了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动人画面。“柳”这个字，总是出现在“桃红柳绿”“柳暗花明”这类歌咏春天的词语中。

柳树的生命力极强，正所谓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儿时放学回家，行至河边的柳林路，风裹着柳叶的清香扑面而来，顿感心旷神怡。

杨柳青青

□何武



李峰 摄

有一次，我随手掐了一截柳枝，一路嗅了又嗅，沉醉于枝叶沁脾的清新。回家走到院子前面的鱼池旁，将柳枝插于池畔。未曾留意，第二年春天，忽见新绿垂丝，在风中轻舞如帘。鱼池旁的一丛玫瑰争相开放，好一派花红柳绿的春景图。夏日，我总爱蹲在柳荫下看鱼，阳光透过柳叶洒下来，在水面铺满碎金，鱼群在柳影里穿梭嬉戏，驮着满池的清涼。

可没等我看得够，晚秋的一天，父亲打扫院坝，将一身盛装的杨柳和玫瑰树砍掉。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没有琢磨透其中缘故：

砍掉玫瑰树可能与刺有关，那杨柳呢？我后来才听说，柳树栽植很有讲究，正所谓“前不栽桑，后不种柳”。柳树的栽植位置以庭院两侧为宜，以左为好。有古语云：“东柳西桑，进益牛羊。”不过，究竟是否是这个原因，我至今也未曾问过父亲。

除装点春色外，柳树很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里。“山寺馈茶知谷雨，人家插柳记清明”，反映了插柳成为节令习俗，兼具纪念与辟邪的功能。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明确记载：“取杨柳树枝著户上，百鬼不入家。”古

人认为柳树具有灵性，能驱避邪祟，故称其为“鬼怖木”。这是因为柳树含有水杨苷、鞣酸、水杨酸等成分，具有杀菌、收敛、止痛等作用。古人虽不明化学原理，但通过生活经验发现，柳枝可用于治疗皮肤瘙痒、小儿麻疹等症，遂将此功效神化为“驱病”“避邪”。唐宋时期，清明节已形成“插柳”“折柳”“戴柳圈”等风俗，皇家也很重视用柳树祈福。我国农村的传统习俗中，家人生病时就有折柳枝拿至病床前驱邪的做法。儿时的我，生病卧床，母亲不时折了柳枝拿到床前，一边挥舞一边念叨着什么，然后将柳枝置于蚊帐顶上。我虽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奇的功效，但那缕清香气裹着的暖意，至今想来都觉得安心。

古人爱柳，不只是爱它的形态，更爱它的品性。刘禹锡《杨柳枝》中云：“城中桃李须臾尽，争似垂柳无限时。”诵出了柳虽无桃红李白，却具有无限的生机。清代文学家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得透彻：“柳贵乎垂，不垂则无柳；柳贵乎长，不长则无袅娜之致。”这哪里是写柳，分明是在写人：枝条向下垂着，是做人要谦卑内敛，不张扬；柳条柔长舒展，是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内涵足够深厚，才有摇曳生姿的底气。

从《诗经》里的依依惜别，到隋堤上的千里绿荫，再到清明节檐下的那枝新柳，杨柳早已不是一棵普通的树。它藏在中国人的诗词里，活在传统的习俗里，也飘在每个人童年的记忆里。两千年时光悠悠而过，只要春风一吹，依旧是满岸柳色青青，年年岁岁，不曾改变。

在故乡德阳市罗江区的春日版图上，白马关镇凯江大回湾绝对称得上是一抹最动人的颜值天花板。凯江蜿蜒流转，两岸的油菜花、小麦黄绿相间，花海与江河相拥，共同谱写着一曲春之赞歌。

一次和朋友小聚闲谈，偶然想起了家乡罗江区的凯江大回湾。于是，“行”随意动，说走就走，回家乡、看春山、赏菜花、溯凯江，去追寻春天的脚步，陪同友人领略家乡的春日风采，再见一见春日里如诗如画的故乡。

春日暖阳洒满村庄的早晨，山间雾气弥漫，虽已是阳春三月，寒凉却丝毫未减。大约是雨后初霁，草叶间还挂着层层露水，脚下的小路也布满泥泞。站在山间高处的观景台，一山一村之间，乍暖乍寒，也是应了那句“一春能有几番晴”。从观景台极目远眺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连绵起伏，俯瞰之下，江水在此拐了一道温柔的弯，像是大地舒展腰肢时留下的弧线。金黄的油菜花从远处的田野一直铺到水边，与嫩绿的小麦田交错着，织成了一块巨大的锦缎。阳光

春日慢行

□周小盟

斜斜地从高处洒下来，穿过薄雾，落在花海上，那些金黄便活了过来，一层层地涌动，仿佛能听见它们顺风飘来的细微呼吸声。

我和友人皆不满足于置身高处远观此景，便循着一条泥泞的小径蜿蜒而下。路边的土地里，种满了春见，橘子树苍翠茂密，树下掉落着一些腐烂的果实。这些果实外形瘦小，果实干瘪，我猜应该是被淘汰的次果，它们用尽一生长大成熟，还来不及被人们发现、品尝，就被市场和季节催促着进入了生命的下一个阶段，化作春泥，归于大地。地上深深浅浅的黄色，有的是泥土，有的是烂橘子，也有两旁凋落的油菜花。那些被淘汰的橘子躺在地上静悄悄地腐烂，也有些被过往的行人踩得横七竖八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，但鞋子上依然不可避免地沾有泥点。

依山而下，面前淌着碧绿春水的河流，这便是凯江了。早在学生时代，我就无数次阅过关于凯江大回湾的图景，但始终不曾亲临。印象里的凯江大回湾应该是神秘的，见到它应该是要费一番工夫的。虽然每次到罗江城区都能见到凯江，也领略过四时不同的江景，但因为它来得太容易，太稀松平常，让人不自觉地就忽视了它的独特之美。是日，阳光洒在河面上，水面波光粼粼，映照两岸金黄的油菜花，真是“无边光景一时新”，像是有种魔法驱使着我们一直向着光的方向往前走，想去看看远处的田园，看看江水的尽头。但我们被一路的好景所诱惑和羁绊，步履缓慢，走走停停，便已到了太阳高挂的晌午时分。这凯江大回湾的春色，只能再留一些悬念，再留下再逛一次的冲动。

春日漫漫行，归思渺渺生。所谓“春色不须寻找，有广大的绿野青山，慰人心目。”凯江大回湾的薄雾还未散尽，一畦畦油菜、小麦在风中摇曳，橘子树依然苍翠，鸟鸣从溪涧深处传来。在春日暖阳的映照下，大回湾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轻纱，重峦叠嶂、云雾缭绕，阡陌纵横间，光影交错，这一刻，山水与田园共同构成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乡村画卷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忽然想起学生时代写过的一句诗：“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。”那时年少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如今，在人世间辗转几载后，站在这片土地上才明白，故乡从未拒绝归来，只是我们越走越远。就像眼前的江水，拐了那么多弯，还是要向前流去。人大概也是这样，不管走多远，心里总有个弯，是留给故乡的。

就这样在春日里慢行，用心看、用心听、用心想，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乐趣。或许，这才是春天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，与自己，与温暖，重新相遇。